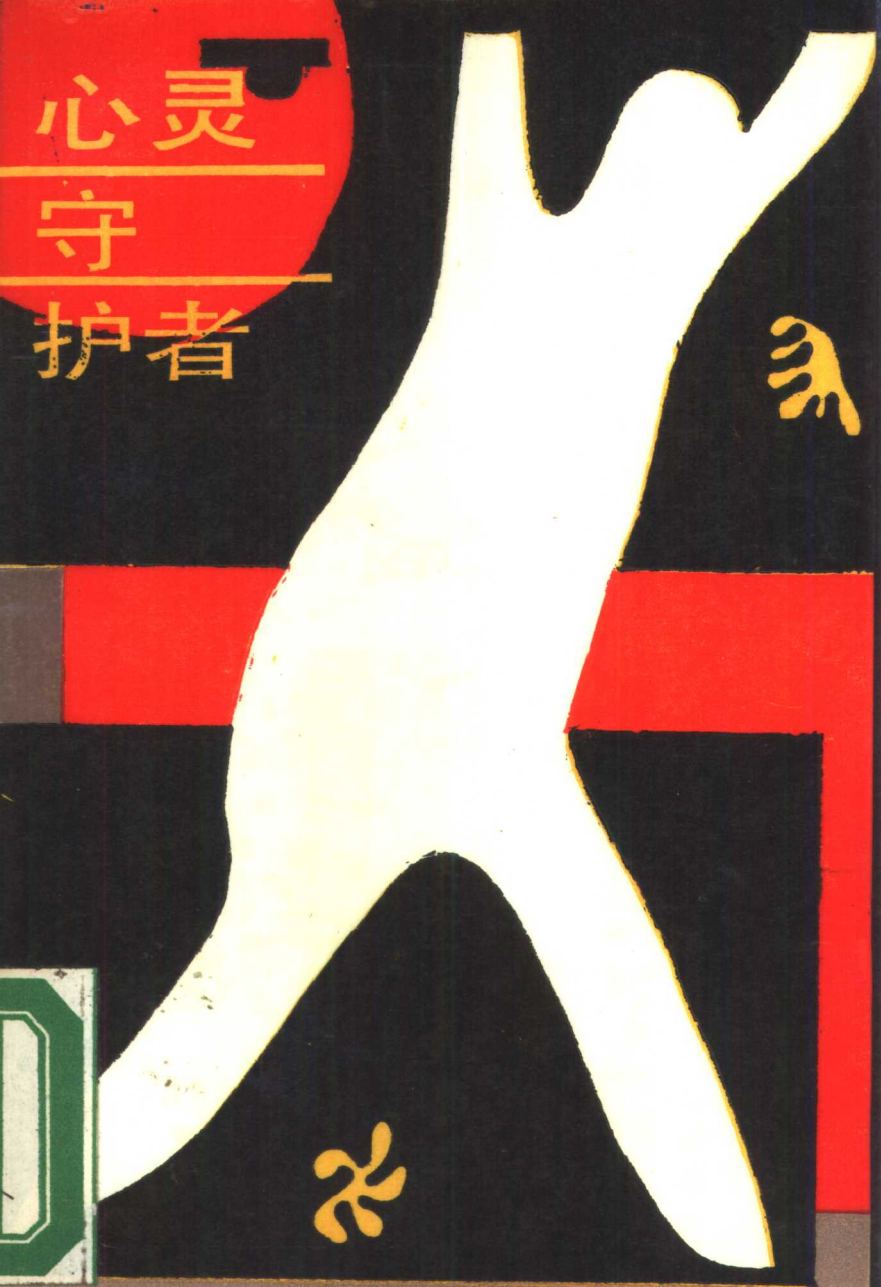


心灵 守护者



〔法〕弗朗索瓦兹·萨冈著 台湾 相品译

心灵守护者

〔法〕 弗朗索瓦兹·萨冈 著

台湾 胡品 译

内 容 提 要

四十五岁的好莱坞女剧作家朵荷蒂在感情上虽历经坎坷，但仍具有一颗善良、纯真的心，致使在一次车祸中偶然相识的年轻的路易斯一往情深地爱上了她。路易斯在爱情力量的驱使下，竟冒杀人之罪对曾经伤害过朵荷蒂的人一一复仇，以此来表达他对爱情固执的追求。

心灵守护者

[法]弗朗索瓦兹·萨冈 著

台 湾 胡 品 清 译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960毫米 32开本 3,625印张 2插页 59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745

ISBN7—5059—0045—5/I·19

书号：10355·1045 定价：1.15元

第一章

好莱坞附近的斯塔摩尼卡海滨公路在保罗那发出轰轰声的汽车下笔直地、冷峻地延伸着。天气温暖，空气里夹杂着汽油和夜晚的味道。车子正以每小时一百五十公里的速度向前奔驰，汽车牌子是美洲虎。他已经有开快车的人那种心不在焉的侧影，手上戴着一副巧妙地露出指头的手套，那种象大驾驶员戴的手套。对我来说，那双手却因而显得略微讨厌。

我的名字是朵荷蒂·色慕尔，四十五岁。由于生活的缘故，面容已略微枯槁。我是个成了名的影剧家，虽已色衰，却仍然有男人喜欢我，很可能是因为我也喜欢他们之故。我是一个使好莱坞蒙羞的例子：二十五岁的时候，在演出部以“智”为主题的影片中获得了惊人的成就；二十五岁半的时候，和一个左倾画家前往欧洲，把赚来的钱都吃

掉；二十七岁的时候，又回到故乡好莱坞，一文不名，手头还有几场官司。因为再也无法清还债务，官司就停止了，而且人们决定聘我做编剧者。忘恩负义的人群不再仰慕我的大名，但我却喜欢这样，因为我一向讨厌签名、摄影师和荣誉。从此我变成了一个“原可能”变成大明星之类的编剧者（象某些印度首领）。此外，由于我的爱尔兰祖父的遗传，我健康良好，想象丰富，因此，终于在制作傻瓜的彩色影片方面名利双收，这倒使我非常惊讶。譬如说，RKB公司的历史影片常常是由我领衔演出。在做恶梦的时候；有时还梦见埃及女王以憎厌的态度向我走来并说：“不，夫人，我不要向凯撒说：请，我心灵的君王。”

那些夜晚，我心灵的君王——至少是身体的君王——是保罗·布勒特，但我事先就常因此疲倦得打呵欠。

其实，保罗·布勒特是个美男子。他也代表RKB和另一些电影公司的权益。服饰典雅，和蔼可亲，而且漂亮得象一幅画，致使我们这一代两个最伟大的、扮演“致命女人”的演员——芭默拉·克丽丝和露艾拉·施丽姆普——那两个十年来在银幕上，时常叼着时髦长烟嘴的女人、吃尽男人的财富和人的女人都先后溺爱过他，而且，在分手后都被

眼泪所淹没。因此，保罗曾有一个光荣的过去。然而，那天晚上，虽然是在那种特殊情况之下，我看他也只不过是个金发男子，而且仅是一个四十岁的金发男子而已。那是令人沮丧的。但是我必需投降：因为在八天的赠花、电话，和共同外出之后，一个有我这把年纪的女人是该迁就的，至少在我们好莱坞这个地区。终于不能避免的日子来到了，在凌晨二时，我们以每小时一百四十公里的速度驶向我那简朴的寓居。这一次，我强烈地感到性关系在人类行为中的重要性。我倦了，从前夕开始我就倦了，三天前也是。然而，我不再有倦的权利，否则，保罗必然会说：“朵荷蒂，怎么了，有什么事都尽管告诉我吧。”而不再是以谅解的口吻说：“你当然倦了，亲爱的。”因此，轮到我做那件愉快的工作：从冰箱里取出冰块，再拿出威士忌酒瓶，同时递给保罗一个玻璃杯，欢乐地碰杯使冰块铿然出声，最后则以美妙的姿态躺在客厅里的长沙发椅上，象宝蕾德·戈姐。那时，保罗会向我走来，吻我，然后以很有深度的样子说：“这件事该发生的，是不是，亲爱的？”是，那件事是该发生的。

我叹了一口气，深深地。而保罗则象被窒息般地大叫了一声。

在车灯照射下，一个男人正向我们扑来，来得这般突然，象一个疯子，或是说象一个曾在法国看过的那种矗立在田野中的支离破碎的稻草人。我的金发男友反应很快，他刹住了车，把车子和美丽的女伴——我是说我——一同摔向右边的水沟里。在一连串的奇异景象之后，我发现自己的鼻子在草丛里，皮包在手里，怪事，一般说来，我是处处都会忘记皮包的。（我将永远不会知道在原可能是致命的车祸发生之前是什么反应使我抓住了那个皮包。）总之，我听见保罗以令人心悦的痛苦声音叫着我的名字。当然，当我确知他的命运之后，才闭上了眼睛，安心了。那疯子不曾被汽车祸及，我是完整的，保罗也是。由于车祸后待办的手续及神经上的震悸等等，那晚我很可能需要独睡。我以垂死的声音喃喃地说：“一切都会好的，保罗。”然后舒适地在草地上坐下。

“多亏上帝保佑，”保罗说，他喜欢使用古老的、传奇的语法。“一定是上帝的保佑才平安无事，亲爱的。有一会儿功夫，我曾以为……”我不知道有一会儿功夫他曾以为什么，但是一瞬间我们被猛烈的声音疯狂地拥抱着滚向距离沟渠十公尺之外的地方。耳朵几乎聋了，视力也模糊，感觉有一点气愤，我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看着象一个火

把般的“美洲虎”燃烧着，一个保了险的火把，我希望是保了险，为他。保罗也挺直了身子。

“上帝，”他说，“汽油。”

“还有什么会爆炸吗？”我有点生气地问道。

猝然，我记起了那疯子的存在。也许就是那时，他可能已被火烧着了。我急忙站起来，这才发现两只袜子破了，但我仍奔向公路。保罗跟着我。碎石子上，躺着一个黑影，在火之外，但是毫不动弹。首先，我只看见被火光照成红色的棕发，然后我轻易地让他翻过身来，才看见一张男人的面孔，象一个孩子般。

但愿人们明白。我从来没有爱过，也不想去爱，而且永远不会爱很年轻的男人。在欧洲，人们管他们叫小猫。在我的女友方面，或其他的女人方面，他们则已成了爱的时尚对象。那种与日俱增的时尚一向令我惊奇。几乎是佛洛伊德式的。乳臭未干的小伙子不该蜷缩在威士忌味道的女人的怀抱里。然而那张在火焰中转向公路的面孔，那张年轻、完美而又冷峻的面孔，却令我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感情。我同时既想逃避他又想摇醒他，象用摇篮摇婴孩一样，但我并没有一点母性的情意结；我钟爱的女儿这时正住在巴黎，婚姻美满，有一群小孩。在夏天，当我想去丽费哈海边住上一个月的时

候，她总想把他们交给我。感谢上帝，在我旅行的时候很少没有护花使者，因此，我能把母性之缺乏归诸于害怕在孩子们面前显得行为不检。现在让我再回到那天晚上，回到路易斯，那个疯子，那田野的稻草人，那昏迷了的人，那漂亮的面孔名叫路易斯的身上。有一会儿的功夫，我伫立在他面前，但没有把手放在他的心上，也没有证实他是否活着。望着他的时候，对我来说，他的死活变得并不重要。无疑的，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之后我该追悔，但不是人们揣测的那样。

“那是谁？”保罗严肃地问。假如好莱坞的人有什么值得钦佩的地方，那便是他们想认识或认出大家。保罗觉得不能叫出那个差点儿在半夜里被他压死的人的名字是令人不愉快的。我不耐烦地说：

“我们此刻不是在参加鸡尾酒会，保罗。你觉得他受伤了没有？”

在那陌生人头上和手上流着的棕色的东西是血，触及时又热又粘，很可怕。保罗也同时看见了。

“我确知没有碰到他。可能是车子爆炸时的碎片伤了他。”

他站起来，声音很镇静，很坚强。那时我开始谅解露艾拉的呜咽。

“别动，朵荷蒂，我去打电话。”

他踏着大步走向远处屋子的阴影里去。我一个人停留在公路上，跪在那个也许是垂死的男孩身边。突然，他睁开了眼睛，望着我微笑。

第二章

“朵荷蒂，你发疯了？”

那是一种最难回答的问题，加之又是保罗所提出的。他穿着一身典雅的、深蓝色的运动衣，严厉地望着我。在我家的阳台上，我穿着园丁装：旧布裤，褪了色的印花衬衫，头上缠着一块头巾。我一生不曾喜欢过在花园里工作，但是却喜欢乔装。象我的邻居一样，每星期六晚上，我穿园丁装，但是并不在草地上推剪草机，也不在花坛上刈草。我只在阳台上坐下，一书在手，面对着一大杯威士忌，自六点至八点。就是在这种工作状况下，保罗突然来了。我感觉到自己做了亏心事，且不修边幅，两种感觉几乎是同样的强烈。

“你知道大家都在讲你荒唐吗？”

“大家？大家！”我复述着，带着不相信的样子，也带着同样的羞赧。

“看在老天爷份上，那男孩在你家做什么？”

“他在休养嘛，保罗，他在休养。他的腿毕竟受伤很重。你知道他没有钱，没有家，什么都没有。”

保罗吸了一口气：

“正因为这样我才不放心，亲爱的。还有一件事实：那浪人肚子里充满了LSD，当他扑向我的汽车的时候。”

“但是，保罗，你知道嘛！他自己向你解释了。在药性发作时，他没有看出你，也没有看见车。他以为车灯是……。”

“我才不在乎他以为什么。那傻瓜，那小流氓差点送了你的命。而第二天，你却让他住在你家里，把他安顿在客房里，把他的饭送上楼。有一天，假使他把你当做一只鸡杀了，或上帝知道了一些什么，怎么办？假使他把你的珠宝偷走呢？”

我抗议了：

“保罗，从来没有人把我当鸡。至于我可怜的珠宝，那并非一项财富。我们毕竟不能让他在街上流浪，而且在半残废的情况下。”

“你可以让他住院。”

“他觉得医院太凄凉，说实话真是那样。”

保罗装出失望的样子，在我对面的藤椅上坐了

下来。他机械地拿起我的玻璃杯，喝了一半。我让他喝了，虽然很不耐烦。但显然地，他也烦躁至极，用奇异的眼神瞧了我一眼：

“你在花园里工作过了？”

我点了好几次头表示答复是肯定的。那是奇怪的，某些男人老是强迫你向他们说谎。我绝对不能向保罗解释我这种星期六的无辜的职业，否则他会又一次叫我疯妇。我也想知道他是否有理。在四周扫视一番之后，他继续说：

“真看不出来。”

我可怜的小花园实在象一个丛林。但是我还是装出厌烦的样子。

“我做我能做的。”我说。

“你的头发里有什么东西？”

我用手摸摸头发，从其中拿出了两三块木片，白白的，薄薄的，象树叶。

我茫然地说：

“是木片。”

“我当然知道，”保罗苛刻地说，“而且地上也有不少。除了在花园里工作以外，你还做木工？”

就在这个时候，一小块木片正从天上坠落下来，落在他头上，我突然抬起了头。

“啊！是——”我说，“是路易斯在床上用木头雕刻一个人头消遣。”

“而且优雅地把木片从窗口扔下来？真美妙！”

我也开始有点懊恼。也许把路易斯安顿在家里是不对的，但这毕竟是仁慈的、临时的、无心的。而且保罗没有权利管我。于是我决定向他示意。他回答说他有权利，那种权利是所有通情理的男人对一个不自觉的女人所拥有的。换句话说，他有权利保护她及其他琐事。我们吵了架，他愤怒地走了，把我留在藤椅里，面对着一杯温凉的威士忌，全身却被疲倦重压着。午后六时，阴影已经躺卧在野草丛集的草坪上。今夜我将会是空虚的，我和保罗的争吵剥夺了我们原该同去参加的晚会。剩下的只有令我厌烦的电视和路易斯的腹鸣声。当我把他的晚餐送上楼的时候，我见到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么沉默的人，只有在车祸的第二天他明白地表示过他要出院的决心，然后接受了我的款待，好象这是理所当然似的。那天我心情很好，也许好得太过份了，我是在那一种稀有的顷刻中。在那顷刻中，所有的人都象你的兄弟姐妹，你必需照顾他们。自从他出院以来，我一直养着他。他躺在床上的床上，腿上缠着由他自己换的绷带，他看书，不听收音机，不说话。有时，他用那双

送上楼的枯枝制造一件奇怪的东西，或是固执地凝视窗外，脸上一无表情。我想知道他是否全然愚蠢，这个想法加上他的俊俏在我看来显得十分罗曼蒂克。有时我怯弱地问及他的过去，他的目标，他的生活，却只获得同样的回答：“没兴趣。”或者，一天晚上，他在公路上，在我们的汽车面前，他叫路易斯，这就是他的回答。总之，我觉得那种回答倒不令人疲倦，反而是听故事令我疲倦，而上帝知道，一般说来，人们总把我当做故事的听众。

于是我走进厨房，用罐头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上楼敲了路易斯的门，走进他的房间，把托盘放在他床上。床上堆积着木片。当我想起落在保罗头上的木片时，我就笑了起来。路易斯抬起头来，样子很困惑。他的眼睛象猪眼，瞳仁有裂缝，浅蓝色的，在黑眉毛下面。每次我都机械地觉得，单凭这种眼神，哥伦比亚影片公司就会立刻聘用他。

“你笑什么？”

他的声音是低沉的，有点沙哑，有点迟疑。

“我笑，因为你的一块木片从窗口落在保罗头上，他好生气。”

~~“你笑什么？”~~

我迷惑地望着他。那是他第一次说笑话，至少我希望是笑话。我傻傻地笑了，觉得非常困窘。保

罗是对的，对于这个疯疯癫癫的，在星期六晚上仍把自己孤立在屋子里的年轻人，我该拿他怎么办？此刻，我原可能在跳舞，或是和朋友谈笑，甚至原可能和亲爱的保罗或另一个人调情。

“你不出去？”

“不，”我快快不乐地说，“我不会打扰你吧？”

我立刻后悔说了那句话，那象反主为客。但是路易斯笑了起来，童稚的笑，真诚的笑，极乐的笑。单凭这一笑，他突然有了他的年龄，有了一个灵魂。

“你感觉得很无聊吗？”

那问题来得太突然，使我一时无法回答。在生活的忙乱中，谁知道那是很无聊，或是有点无聊或不自觉地无聊？我给他一个布尔乔亚式的答复：

“我没有时间，我是RKB电影公司的编剧家，我……。”

“那边！”

他把上颌转向左边，隐约地暗示那发光的斯塔摩尼卡海湾，贝佛利山，庞大的洛杉矶郊区，电影摄影场，制片厂的办公室。那下颌之左转把一切都包藏在蔑视中。蔑视两个字还不够强，也许比漠视还糟。

“是，那边。我就是那样谋生。”

我感到烦躁。在几分钟内，由于这个陌生人之故，我首先觉得自己卑鄙，然后觉得自己没有用处。因为，事实上，这种傻瓜式的职业究竟把我带往何处，除了每个月赚来一大堆美元，每个月又把它用掉之外？然而，被一个确然无能而又服用LSD的小伙子引起这种犯罪感毕竟是可耻的。我并不反对那种药物，但是我不喜欢把吸毒的嗜好变成了一种几乎是轻视他人的哲学，而且是对不吸毒的人的轻视。

“谋生”、“谋生”，他总在梦幻中一再复述。

“那是时尚。”我说。

“多么可惜！我喜欢在佛罗棱斯生活，在那儿有许多人不为什么地，就那样地使别人也生活下去。”

“他们使雕刻家、画家、作家生活下去。你是不是这三种艺术家之一？”

他点点头：

“也许他们也使他们喜欢的人生活下去，且不为什么代价。”

我笑了，很大儒主义的笑，很贝蒂黛薇丝式的。